蜀山劍俠傳/2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七回　我必從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獨活　卿須憐我 此中有人 他年遼海喜雙清

下一回▶

鐵姝眼看成功在即，正在趾高氣揚，冷不防一道金虹由左壁上斜射過來，魔火焰光立時被衝開一個大洞，不禁大怒。待要施爲，猛又瞥見三粒紫光在魔頭口邊一閃，認出此寶來歷。暗道：「不好！」不顧再尋敵人晦氣，慌不迭連晃令牌，等要收回時，這類神魔最是兇毒，祇一放出，不傷敵人決不肯回，本就倔強。霹靂子來勢迅速，已先爆炸，祇聽接連三聲震天價的霹靂過處，三魔頭全被震成粉碎。那被金虹衝蕩開的魔火血焰，也被震散了多半。雲中少女本來斷定自己非遭慘死不可，萬分情急之下，仍想逃遁元神。剛剛自殺兵解，在一片青色雲光包圍之下，正待由魔火血焰中強行衝出，猛瞥見金虹電射，神雷大震，魔頭血焰全被震散，對面崖上現出一個紅衣少女，正是武昌所遇峨眉門下女弟子，不禁感愧交集。瞥見鐵姝因神魔心靈相連，經此一震，元氣大傷，竟受反應，立在當地，狀類昏迷。少女自恃功力甚深，身邊尚有兩件法寶，一面朝朱文點首示謝，一面還想去殺鐵姝報仇時，忽聽對崖又一少女清叱道：「道友還不快逃，意欲何爲？」少女聞言，猛想起魔法厲害，休看仇敵暫時昏迷，仍是無法近身。何況鐵姝全身均有綠光環繞，九股血焰金叉已全飛起，環繞全身，似有靈性，左額所插金刀也已閃閃放光。知道萬動不得，祇得朝着對崖拜了一拜，電也似急向遙空中遁去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朱文想不到事情如此容易，見少女已經兵解，屍首也被殘餘的魔火掃

中，成了白灰震散，深悔下手緩了一步。正用寶鏡消滅殘氛，忽看出鐵蛛在黑煙、綠光、金叉環擁之下，如醉如癡情景，心中大喜。方想就勢除害，二次取出霹靂子待要打去，忽聽宮琳催促少女元神逃遁，同時右手也被握緊，眼前雲光一閃，耳聽：「文妹隨我快走，遲恐無及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人已隨同飛起，星馳電射往西南方飛去。回顧後面，並無敵蹤，卻有兩幢明霞裹着兩個少女影子，分向東、北兩方飛去，一幢已先飛入雲層之中不見。內中二女，正與自己和宮琳相貌一般無二，轉眼飛出千里之外。方要詢問，宮琳道：「魔女已得鳩盤婆真傳，你我就是敵手，此時也不宜與之一拼。我用幻影愚弄，真身已隱，就這樣，也未必生效。此女持有魔宮照形之寶，如非神魔被毀，我們早已不免。你那得勝，由於一時僥倖。她雖元氣大傷，仍非其敵。此女受愚，祇是一時，不久必被發覺。不過我們前途尚還有事，祇要到達地頭以前不被追上，受那九子母天魔暗算，便無大害。文妹前途珍重，遇事首要守定心神，自可化險爲夷。我帶你同飛，以免破空之聲引來仇敵。飛行由我主持，你用這枚玉環放在眼前，往來路查看，就知道了。」

朱文接環，如法回視，果見魔女鐵蛛化成一股黑煙，先往北方追趕，與那幻影相隔少說也有千百里，晃眼便被追上，祇見魔光一晃，幻影立滅。魔女好似發現是假，在遙天空中略一停頓，撥頭又往東方追去。幻影也已出現，並還放光。兩下裏相隔更遠，追勢也較前更急，僅比先前稍緩須臾，仍被追上消滅。魔女略一停頓，又反身追來，雙方背道而馳，預計程途至少當在四千里外。可是魔女回追不久，便聞異聲淒厲，起自天邊，漸漸由遠而近。如非二女飛行神速，早被追上。宮琳隨將玉環要過，說道：「魔女必定查看我們蹤跡，不久追上，前途也將到達。惟恐萬一有失，如見異聲追近，速將你那霹靂子再取二三丸朝後打去，魔女禁受不住，定必逃退。雷火一散，仍要追來。此寶珍貴，浪費可惜，萬不可以數枚同發。方纔之言，務要謹記。」朱文聞言，猛想宮琳方纔所說，似有分手之意。依言取出霹靂子，正想問故，身後異聲已越來越近。回顧黑煙如箭，疾駛飛來，相隔祇十數里。忙將手一揚，一點紫光星飛而出，祇聽霹靂一聲，黑煙震散了好些，一溜精碧魔光正朝來路激射退去，一晃不見。隨聽宮琳邊飛邊道：「文妹不合回顧，這一耽延，被她追近，她又受了重傷。反正仇恨已成，且等將來再說吧。」話剛說完，異聲又由身後追來。朱文更不怠慢，反手一霹靂子打將出去，迅雷震過，又是一聲厲嘯晃盪遙空，聽出逃勢更遠，底下也不再有聲息。

方覺魔女知難而退，也許不會再追，忽聽宮琳急呼：「文妹留意！」猛瞥見身後碧光一晃，後心一涼，雖在法寶防身之下，也現出一點警兆。宮琳仍帶自己飛行更急。由不得回頭一看，魔女不見，祇有一片碧色光影緊隨在後，快要罩上身來。剛想再用霹靂子朝後打去，倏地眼前一亮。宮琳立時把飛雲止住，現出身形。耳聽哭嘯之聲，比先前所聞

更要淒厲刺耳。百忙中定睛一看，一道寬約十丈、長約數十百丈的黃光，已由當空倒掛下來。光中現出一個身材高大，白髮銀髯，手持白玉拂塵的紅衣老人，阻住去路。同時身後碧光中現出魔女鐵姝，滿頭鮮血淋漓，上身翠葉雲肩已經脫去，露出玉乳酥胸。身上釘着九個白髮紅睛，其大如拳的骷髏頭骨，神情更是慘厲。鐵姝戟指老人，厲聲喝道：「我今日受人暗算，毀了神魔，又遭愚弄，傷耗了不少元氣，此仇非報不可。如不將仇人形神攝去，我那九子母天魔豈肯甘休？你我異教同源，平日井河不犯，你已隱蔽多年，何故爲了外人逞強出頭？莫非真要和我一拼不成？」

話未說完，紅衣老人笑道：「老夫阿修羅宮主者，雖不故意爲善，從未無故害人。你們赤身教煉上幾個死人骨頭，攝些兇魂厲魄，便欲稱雄，豈能與我相提並論？這兩個女孩，老夫與她們另有因果，尚須了斷，如何能容你帶去？我也知你邪魔消亡，身受反應，元氣大傷，又喫魔頭反噬，十分痛苦，須用極大法力始能解免，復原仍須三百年後。此是你逞強行兇，自作自受。方纔初遇，如肯服低，求我解救，也還可以助你脫困。你竟敢無禮，口出不遜。我看在你師父鳩盤婆面上，饒你一命，趁早逃回，求你師父解免。再如多言，命就不保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中玉拂塵往外一揮，喝聲：「去吧！」魔女沒想到老人閉關數百年，已具正邪兩家之長，法力高強，不可思議，重創新敗之餘，如何能敵。怒吼一聲，仍想施展天魔解體大法，與敵一拼。老人拂塵彈處，立有一片黃光將魔女裹住，身不由己，跌跌翻翻，往東北方天空中飛去。同時聞得遠遠異聲厲嘯，喝道：「老不死的！你我以前也有數面之緣，此事雖是我徒兒不好，如何下此煞手，不留絲毫情面？」話未說完，老人已接口喝道：「無恥老乞婆！你自創邪教，爲我魔教丟人，也配與我理論？如不服氣，我在火雲嶺神劍峰阿修宮等你，隨時尋我便了。」遠遠聽見異聲大怒答道：「老賊休狂！我如非近日身有要事，此時便容你不得，且便宜你多活些時。」說罷，便無聲息。

朱文聽那異聲若遠若近，搖曳雲空，十分刺耳，知是赤身教主鳩盤婆所發。老人從未見過，雖疑是矮叟朱梅柬帖所說的人，因見身無邪氣，宮琳立在一旁神色自若，又覺不似，拿他不準。方想：「此老何人，法力這高？」待要開口詢問，老人已轉向二女說道：「我本不值與後生小輩爲難，無如你們師長對我冒犯，爲此將你二人擒回魔宮。或是你們師長親來解救，與我一見高下；或是你們本身道力堅定，不爲我欲界六魔所困，也可以無事。乖乖隨我回山，免得動手。」朱文天性剛烈，遇敵不計利害，聞言氣道：「你想必是尸毗老人了。我師父從未提過你，有甚仇恨？」話未說完，老人厲聲喝道：「賤婢竟然知我來歷，還敢無禮？即此已犯我的戒條，萬萬容你不得。」說時揚手一片黃光，罩向二女身上。朱文立覺身子一緊，連護身寶光全被黃光裹住，往上飛起。一時情急，

頓忘利害，手中恰剩了兩粒霹靂子，匆匆不暇尋思，口喝：「老魔頭休狂！你且嚐嚐神雷厲害。」揚手兩丸神雷早打出去。耳聽宮琳急呼：「文妹！不可造次。」想起柬帖之言，心中一動，神雷已經爆發，竟將黃光震散，身上一輕，心中大喜。

尸毗老人自恃法力，一時大意，明知朱文持有專破魔光之寶，沒想到人已被擒攝起，竟會這樣膽大，作那困獸之鬥。如非功力高深，這兩雷便喫不住。就這樣，元氣也受了點損傷，不由大怒。正待二次施爲，朱文身已脫出黃光之外，見老人二次現身，知他魔法甚高，來去如電。心想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與之一拼。」左手天遁鏡剛發出百丈金虹，往前衝去，二次又取霹靂子要發時，宮琳忽又二次急呼：「文妹！此是應有劫難，千萬不可恃強，法寶白送。」自從黃光上身，朱文便不見宮琳人影，這時忽見宮琳現身急呼，剛要趕往會合，宮琳身形又隱。同時眼前一暗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祇聽罡風呼呼亂響，甚是勁急，祇不吹上身來，也不見人。心終不死，又用天遁鏡向前照看，不知怎的，鏡光忽然減退好些，護身寶光更全失了靈效，一片混茫，甚麼也看不見。試用霹靂子打將出去，豆大一點紫光，微微晃動，宛如石投大海，無影無蹤。隨聽雷聲微微一震，相隔甚遠，知道無效。這一急真非小可。萬般無奈之中，祇得回鏡自照，護住全身。身上仙衣忽發紫色祥光，想起女仙之言，心中略寬。幾次想要回飛，左右衝突，俱都無效，始終不能衝出黑影之外。宮琳早已不見蹤跡，連聲呼喚，均無迴音。自知柬帖之言已驗，因爲語焉不詳，祇知對頭名叫尸毗老人，自己該有一場劫難，雖有仙衣、寶鏡、朱環防身，仍須格外謹慎，應變神速，方可免害，別的全未提及。正在愁急，隔不多時，眼前一花，暗去明來，身子已落在主人魔宮法臺之上。

這地方乃是尸毗老人所設天慾宮魔陣最兇險之處。朱文如非性剛冒失，老人本心祇爲出氣，不想傷害這些少年男女性命。因朱文辭色不遜，又用神雷震散魔光，由此激怒，立意將她困禁法臺之上，欲使受那魔火焚身，金刀刺體的毒刑。不料朱文雖然該有這場劫難，近日行動冒失，改了常度，一經入困，立時警覺。一到法臺之上，忽然福至心靈，自知不妙，先把仙衣妙用施展出來，紫光立即大盛。剛護住全身，臺上已經發火，魔火熊熊，帶着千百把金刀，由四面潮涌而來，頭上又現出一朵畝許大的血蓮花，由花瓣上射出萬道魔火，朝頂壓到。幸而朱文事前有了戒備，見勢不佳，天遁鏡、朱環已早飛將起來，護住頭身，纔保無事。可是上下四外，金刀血焰層層包圍，雖喫護身寶光擋住，不得近前，其重如山，祇中間丈許方圓空地，休想移動分毫。當時無計可施，心中稍懈，便覺魔火奇熱，炙膚如焚。雖仗仙衣護體，不曾受傷，也受感應，難於忍受。想起通行左元洞火宅嚴關景象，與此大同小異，立時省悟。祇得鎮定心神，索性在上運用玄功，打起坐來，這樣果然要好得多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魔火、金刀還未減退，幻象又

起，隨見金蟬現身飛來，同時靈雲傳音警告。等到發覺幻象以後，靈雲傳音便被魔法隔斷，心中一犯愁慮，立有諸般幻象現將出來。自知危險萬分，除卻按照本門心法虔心默運，一切付之不聞不見而外，別無善法。又過了不少時候，連經過無數次魔難幻景，一時也說它不完。仗着夙根深厚，始終守定心神。先還出於強制之功，到了後來，由靜生明，神與天合，宛如一個智球，表裏通明，通無塵滓，功力無形中大有進境，身外苦痛已如無覺。

正在澄神定慮，返虛生明之際，忽聽一聲大震，金蟬用本門傳聲急呼：「姊姊！」先仍當是幻景，未加理睬。後聽到呼聲越急，心想：「本門傳聲之法，外人不知，怎會使用？」覺出有異。方想試用傳聲之法試探真假，猛聽到太乙神雷連聲爆炸，甚是猛烈，身上好似輕了好多。猛想起：「先前不合妄用法牌傳聲求援，金蟬又曾發出必來信號，焉知不是本人到來？」忍不住定睛一看，果是金蟬，相貌裝束均與平日所見以及幻象無異，祇頭上插着一片青竹葉，奇光閃閃，出於意外。祇見他獨自附身在玉虎銀光之上，所有法寶全數施展出來，將身護住，口中急呼「姊姊」，雙手連發太乙神雷，霹靂之聲宛如連珠，殿頂已被揭去一大半，法臺上的魔火、金刀已被虎口所噴銀色毫光連同雷火衝破了一面。一見朱文睜眼，金蟬便喊：「姊姊，快來與我會合。老魔頭厲害，好容易被我徒兒冒險引開，特來陪你受難。艱危尚多，還不到出困時候。這魔火、金刀生生不已，難於消滅。你如不敢移動，祇把天遁鏡敵住頭上血蓮，不令下壓，等我衝到臺前，速飛過來與我一起。否則，時機瞬息，老魔頭因見你和大姊、靈嶠諸仙女一個未傷，惱羞成怒，對於大姊和孫師兄還好，對你卻是恨極，立意制死，必將大阿修羅法發動。如非有一老前輩暗助，你此時非重傷不可，稍爲遲延便來不及了。」說時，金蟬身外已成血海刀山，四面受圍，祇虎口前面銀光射向臺上，將正面魔火、金刀衝散，成了一條血衖，相去朱文祇兩三丈，好似被那血光粘住，怎麼也衝不過來。朱文見狀與平日心想情形迥不相同，知非幻象，仍不放心。試用昔年相約同遊，爲避外人而所說隱語一探，金蟬立用隱語回答，並即喊道：「此時千鈞一髮，我捨命來此，與姊姊同共患難，以應夙孽。幸蒙前輩仙人憐助，持有護神之主，決不累你。渡過難關，便和嚴師兄、周師姊他們一樣，同我去天外神山永享仙福，如何還不信我？」朱文聽出決不是假，不禁傷心，急道：「我法力全失，法寶無功，祇仗天孫錦和朱環、天遁鏡護身，如何可以飛將過去？你又衝不過來，時機坐誤，如何是好？」

金蟬初來時原極順手，哪知神雷剛將正面魔火驅散，四外火焰便如潮涌而來，雖仗高人指點，靈光護體，法寶、飛劍不曾失效，魔火不能侵入寶光之內，但是四面全被粘住，一任運用玄功，無法衝到臺前。今聽朱文之言，不禁大驚。想起她法力失效，知道危急

頃刻，稍爲延誤，自己或者無妨，朱文凶多吉少。一時情急，怒吼一聲，正待拼命前衝，忽聽空中一聲鳩鳴，甚是洪亮。剛聽出是古神鳩的嘯聲，丈許粗一股紫焰，已由殿頂缺口斜射下來。跟着，一片鏗鏘鳴玉的巨響過處，下餘半邊殿頂全被揭去。古神鳩突在空中現身，比平常所見大過十倍。兩翅橫張，宛如垂天之雲，將殿頂全部遮蓋，凌空翔止不動；兩隻鐵爪比樹幹還粗，拳向胸前，頭有小房般大，兩眼宛如斗大明燈，金光下射。身上環繞着十八團栲栳大的佛光，祥輝朗如日星。口中所噴紫焰，宛如星河倒瀉，剛一射下，大片血光魔火立似血龍一般，被紫焰裹住吸起。

金蟬身子立時一輕。隱聞有人喝罵之聲，也未聽清。一心救人，乘機衝破殘煙，祇一衝，便到了法臺之上，揚手一雷，將臺震成粉碎。緊跟着，一把抱起朱文，同附玉虎之上，往殿外急飛。朱文見被金蟬抱緊，未免羞澀，無如一手運用天遁鏡，難於掙脫，離開金蟬又是危險，好生爲難，金蟬見她撐拒，緊抱不放，急喊：「姊姊，當此危急之際，避甚嫌疑？又無外人在此，難道還信我不過？」話未說完，兩道黃光已如電掣飛來。空中神鳩雖將血焰吸去，並未入口。一見黃光飛到，突把身形一收，晃眼由大而小。同時身也破空飛起，帶着那血龍也似的百丈火焰，向遙天空中飛去，其急如電，晃眼便剩了一個帶着一二十點金星的黑影，投入遙空密雲之中不見。血焰依然甚長，斜射空中，似已脫離鳩口，那兩道黃光也已破空追去，快要追上，那條血龍忽似朱虹飛墮，往下射去，黃光也跟蹤下落。

這時，朱文因聽金蟬這等說法，想起累世深情，以及適纔孤身犯險、捨命來救情形，不禁感動。知他心地光明，道力堅定，儘管愛好，從無別念，便不再強掙。金蟬本是防她萬一疏忽，爲殘餘魔火所傷，祇要沾身，便無幸理，忘了仙衣護體，並無妨害，關心過切，將她抱緊。及見不再強掙，又看出身外紫光甚強，一想自己從未這樣抱過，又在魔陣被困之際，易陷情網，難怪多心，也就鬆手，祇將袖子緊緊抓住。朱文當他又和平日一樣賭氣，頗悔先前不該強拒，自覺對他不起，反倒用手拉緊他的膀臂，傳聲說道：「我並不是多心，以前也非對你冷淡，祇爲仙緣不再，你又情分太深，爲防兩誤，不得不狠心一點。你怪我麼？」金蟬本未怪她，笑答：「姊姊心思，我全知道，怎會怪你？大概還有幾天危難，這次難關一過，功行便快圓滿。我想暫時還難脫困，且先衝他一下試試。申屠師兄、洪弟、石生和新交好友干神蛛、朱靈夫婦，還有新收弟子錢萊，先後都來魔宮，分頭下手。他們各有一道神符，敵人查探推算不出他們蹤跡。祇要老魔頭被他們絆住，我們也許能逃出去，少受好些苦難。」說時，二人附身玉虎銀光祥霞之上，直往前衝，先前祇顧說話，不曾留意。後見祇三畝大一片殿堂殘址，竟會衝不出去。心想：「少說飛行已過百里，就有殘餘魔火阻路，因較前弱，寶光一擋便退，怎麼也不應有此

景象。」二人方在驚疑，頭上血蓮倏地連閃兩閃隱去。緊跟着眼前一暗，連人帶寶陷入暗影之中。朱文嘗過滋味，惟恐法寶失效，忙喊：「蟬弟留意！魔法實在厲害，留神法寶失效。」及見寶光依舊朗耀，纔放了心。金蟬見果然被困，不由激怒，法寶、神雷二次施展出來。因是身有靈符，未受魔法反應，太乙神雷照舊發揮威力。祇見寶光劍氣、雷火金光橫飛爆炸，勢甚猛烈。但見雷火一滅，依舊沉冥，黑暗如漆，僅剩各色寶光在暗影中飛舞。

朱文見狀，知道無礙，心神越定。這時玉虎已發揮全力，身長雖祇丈許，所發銀光祥霞遠射數十丈外。二人並坐虎背之上，被虎身上的祥光擁護全身，靈雨霏霏，銀霞閃閃。爲防萬一，又將法寶、飛劍結成一個四五丈大光幕，籠罩身外。珠顏玉貌，掩映流輝，同是那麼年輕美麗，宛如一個金童，一個玉女，騎着一隻毫光萬道的玉虎，在天花寶蓋籠罩之下，挾着千束寶炬，行於黑霧之中，端的儀態萬方，妙曼無儔。二人本是三生情侶，修道心堅，強制熱情，不令流露，表面雖甚淡漠，內心實是愛好。當此同共患難，生死關頭，玉肩相併，香澤微聞，你愛我憐，互致衷曲。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便無魔法暗算，也應引動情腸，易生遐想，按說比起靈雲、孫南，應該危險得多。哪知金蟬累世童貞，道心堅定，對於朱文儘管累劫深情，心中愛好，始終天真無邪，從來不曾想到燕婉之私。加以近來功力大進，智慧靈明，又有靈符護體，至寶安神，不必運用玄功，自然智珠瑩朗，如月照水，碧空萬里，不染絲毫塵翳。朱文初經大難，始脫危境，百難千災之餘，六賊之害已全擋退，返照空明，頓悟玄機。雖不似金蟬那樣，一樣也有情有愛，但心境始終明朗，活潑潑的，一切純任自然，全不着相，本來無念，魔何以生？尸毗老人那麼高魔法，竟無所施。

二人今生雖然同門，未作勞燕分飛。自從九華山親哺芝血，桂花山求取烏風草回到峨眉以後，朱文恐金蟬糾纏，便故和他淡薄，直似尹邢避面，難得相見。金蟬也深知她的用心，偶然一見，談不幾句，便體玉人心意，先自走去，心中卻無一日忘懷。彼此都有不少相思，難得無人在側，同在暗室之中，和人間小兒女拌嘴一樣，互訴前情。時而你嗔我怪，各怨情薄；時而溫言撫慰，笑逐顏開。那相思話祇管說它不完，哪裏還容起什雜念？尸毗老人先在暗中查看，見這一雙小兒女，女的一開始還有一點做作，到了後來，至性深情無形流露，索性攜手攬腕，相偎相抱，親熱非常，滿擬手到成功。因見這一雙金童玉女實在可愛，連對朱文厭恨的心思也減去了好些，不忍便下毒手，祇想使二人成爲夫婦，收到自己門下，便即罷休。待了許久，漸看出二人天真無邪，純任自然情景。老人試一施爲，那麼陰柔狠毒的魔法，竟然無從施展。方在驚奇，二次想要加功施爲，忽聽金鐘響動，玉磬頻敲。老人知道不是先前逃遁的敵人去而復轉，便是又有人來擾鬧，

不禁大怒，忙把魔窟封閉，飛身追出。老人走時，金蟬便聽愛弟李洪用本門傳聲，說是救星將到，錢萊先前被困地底，已經救出。被困諸人連同靈嶠諸女仙，將快出險。心方一喜，剛回答得兩句，老人一走，魔窟又被封閉，隔斷傳聲。

朱文推了金蟬一下，笑道：「你祇顧說些閒話，不說正經，你還未說你怎麼來的呢。」金蟬高興道：「好姊姊，我自接到法牌傳音，心急如焚，立即和衆同門由天外神山起身，衝越極光太火，一口氣飛行數十萬里。申屠師兄偏說大方真人仙示，你們災難未滿，早來無用，何必跟着受罪。我偏不聽，心想受罪也和姊姊一起。一到中土，正和他爭，想帶錢萊趕來，與老魔頭拼命，不料還未分手，便遇上次南疆所遇那位老仙長。他本最愛我和石生，這次見了洪弟、錢萊，又很喜愛，在一片樹林中，連教我們好些法術，每人又給了一片竹葉靈符，我和錢萊還各得了一件至寶，這不是因禍得福麼？」朱文似喜似慍道：「我看你功力大有進境，怎還是以前那樣說話，連個頭緒也沒有？我是要聽你怎麼開府神山呢。反正老魔頭奈何不了我們，時機一至，出困無疑。你從頭細說，像你這樣人能有幾個，我聽了也好歡喜。我一時疏忽，妄用法牌傳聲，使你爲我犯此奇險，後悔無及。幸而枯竹老仙相助，未和我一樣法寶、法力全數失效。如其不能復原，祇好隨到小南極跟你一輩子。想起還在心寒，誰要你來救我呢？」金蟬見她滿面嬌嗔，拉手賠笑道：「這世上有你纔有我，如何不來？好姊姊，莫生氣，我說你聽。」隨談經過。

原來金蟬自得警報，心如油煎。申屠宏祇管勸他謹慎，水到渠成，無須心急，全未入耳。剛一飛進中土，淩雲鳳帶了古神鳩飛去以後，金蟬首先提議先往一探，見機行事。李洪是幾世同胞，石生是同門摯友，同聲願往。錢萊更是死活都要隨定師父，不肯走開。祇有干神蛛夫妻微笑不語，看那意思，祇是隱而不露，也是兩個要去的。申屠宏雖是本門長兄，對這幾個小兄弟也是無可如何，勸也不聽。祇得說道：「愚兄並非怕事，祇爲大方真人已有仙示，越到得晚越好，起身卻是要早，其中必有深意。被困之人無一不是仙福深厚，絕無兇險，何苦自尋苦惱？水到渠成，忙它做甚麼？」金、石、李、錢四人正在爭論，飛行神速，已經飛近雲貴交界的亂山上空，忽見前面雲霧迷漫，高涌天半，擋住去路。這類景象，空中飛行時常遇到，又未見有甚麼邪氣警兆。金、石二人心急趕路，意欲穿雲而過，當先衝入。李洪、錢萊也跟蹤飛進。申屠宏因和干氏夫妻商量，想要勸阻，遁光稍爲落後，本來也未警覺。已經飛近雲邊，猛瞥見前行四人穿入雲中，便已不見。暗忖：「四人那麼強烈的遁光，又是並肩急飛，休說是雲，便是一座山崖，也被穿透過去，如何不見遁光閃動？雲霧也未衝散？」心中一動，忙即止住。干氏夫妻也已警覺，一同停飛。留神往雲內查看，仍是一片白茫茫，雲層甚厚，四人蹤影皆無。試傳聲一問，雲中並無迴音，也未見人穿雲飛過。

三人一着急，立即行法施爲，同時放出飛劍、法寶，申屠宏揚手又將太乙神雷一齊往前打去。哪知神雷連響都未響，飛劍、法寶和那未炸裂的神雷火團全似石沉大海，無影無蹤，投入雲影之中不見。方在驚疑，一片白影已電也似急，朝三人頭上漫將過來，想逃已是無及。申屠宏情急之下，正想施展二相環，放出天璇神砂，忽聽金蟬急呼：「大哥、干兄，你們快下來，這是枯竹老仙。」同時目光到處，下面現出大片森林，滿是松杉古木，行列疏整，參天矗立。樹上滿是寄生蘭蕙，雜以蔦蘿香草野花。當中平地上有一磐石，上坐一位手持青竹枝的白衣少年，一派仙風道骨，瀟灑出塵。金蟬等四人分立兩旁，正向上空招手。空中白雲似帳幕一般，將那樹林罩住，相隔樹梢約三數十丈。這地方乃是半山腰上的一片平地，左右均有峰崖環立，形勢十分險峻。久聞枯竹老人大名，不料在此路遇，料有原故，不禁驚喜交集，立同飛降。到地便自通名跪拜，請恕無禮之罪。少年笑道：「你三人法寶、飛劍奉還。那團雷火已被我收去，下次不可如此冒失。」申屠宏爲人恭謹，諾諾連聲。少年看了干神蛛一眼，笑道：「你不服麼？」朱靈知道丈夫脾氣，但最敬愛自己，聞言連忙下跪道：「弟子夫妻怎敢無禮？」干神蛛見愛妻如此，也忙跪倒。少年手指朱靈道：「你這蜘蛛精倒有一點靈性。休說你們，便司太虛見我，也不敢有半個不字。我見不得這神氣，可去一旁等候。」干氏夫妻祇得站立一旁，直生悶氣。

少年轉對衆人道：「我因尸毗老魔劫運將臨，空自修煉多年，仍受魔頭禁制，倒行逆施。你們此去，難免不爲所算，尤其金蟬與朱文經歷最險。我因老魔最善前知，方圓數千里人物言動，均能查知，算計你們由此飛過，特意引來林中，外用顛倒乾坤上清大五行挪移大法，將四外隔斷，使其無法查聽。現賜你們每人一個錦囊，內有此行機宜，可各在此開看；另外一片竹葉靈符，以作防身隱遁之用。金蟬師徒經歷最險，現賜你師徒每人法寶一件。一名天心環，專護心神，金蟬可將它懸向胸前，任何魔法均難侵害。此係紫虛仙府奇珍，我向大荒山無終嶺絕頂神木宮青帝之子用一粒寶珠換來。有此至寶，不特可以鎮攝元神，你們的法寶、法術也不至爲魔法所制，失去靈效，並還增加威力。不似竹葉靈符，雖有同樣功用，至多隻過三十六日，便即失效。以後用處甚多，不可輕視。錢萊所得，名爲六陽青靈辟魔鎧，穿在身上，不論水火金刀和多厲害的法寶，均難傷害。更具隱形妙用，穿在身上仗以地行，擾亂敵人心神，再妙沒有。我再暗中相助，行法遙制，一任敵人有多厲害，也查看不出你們的蹤跡。不過，老魔神通甚大，錢萊此去，祇能按我錦囊所說調虎離山，等你師父將人救出險地，立即退走，不論再困何處，均不要管，不可貪功。否則，仗着此寶和太乙青靈竹葉神符，雖不至於受甚傷害，卻不免被他困住，豈不冤枉？」

金、錢二人聞言大喜。衆人也都喜謝拜命。金蟬接過天心環一看，那環形如雞心，非金非玉，不知何物所製，大僅寸許，外圈紅色，中現藍光，晶明若鏡，冷森森寒氣逼人。那六陽青靈辟魔鎧，看似青竹葉所製，拿在手上，其軟如棉。竹葉小巧玲瓏，約有三寸見方一疊，輕飄飄的，色似翠綠，隱隱放光。照着所傳用法，隨手一揚，立化成一身形似蓑衣的鎧甲，緊附身上，通體滿是竹葉形的鱗片，寒光若電，晶芒四射，立成了一個碧色光幢，隨心隱現，端的神妙非常。青靈竹符具有防身隱形妙用，也是萬邪不侵。少年傳完用法，令衆演習之後，笑道：「此符乃我初得道時所煉，曾費不少精力，共祇三百六十五片，歷時千餘年，用得已差不多。雖祇三數十日靈效，威力妙用卻非小可。用完仍可重煉，務要保存。十年之後，可命錢萊與我送來，等我煉過帶回，三次峨眉鬥劍還有用呢。本來我與老魔並無嫌怨，祇爲我承齊道友盛情，他人又極好，而老魔妄犯嗔恚，無故將峨眉門人攝去。恰值我來中土行道，偶然發現，贈了靈雲一副太乙青靈旗門，本心祇打算稍爲救護，免得幾個好根器的少年男女爲他魔法暗算，壞了道基。不料這廝出口傷人，爲此我纔叫他嚐點厲害。我本人並不出面，祇略爲指點你們幾個後輩，便要叫他手忙腳亂。再如無禮，你們對他說，可去東溟大荒山尋我便了。」

申屠宏知道枯竹老人得道千餘年，也是出名氣盛，最重恩怨。少年乃他每一甲子神遊中土所附化身，法力雖高，比起無終嶺坐枯竹禪的化身，功候自差得多，否則早已親自出馬。明明假手衆人代他出氣，卻這等說法。方覺此老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怎的積習難忘？少年似已覺察，面色微微一沉，對申屠宏道：「你那天璇神砂雖與神泥化合，但是魔法厲害，你非此寶原主，祇知用法，功候尚差，如無我這片竹葉，便難免不被奪去。就算阮徵能夠收回，你也受場虛驚，爲何對我腹誹？」申屠宏知被看破，不便多言，忙答：「弟子不敢，偶起妄念，還望老前輩寬宥。」說罷，虔心誠意，恭謹侍側，不敢再作他想。少年方轉笑道：「無怪人說峨眉門下多是美材，果然管得住自己心念。非我量小，祇爲平生最喜天真幼童，能見到我便是有緣，不惜以全力相助。這兩件法寶，均是古仙人遺留的仙府奇珍。內中一件，我費許多心力方始到手，保藏多年，輕易不使用，豈是隨便與人的麼？」又指石生、李洪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孩，十分可愛，可惜機緣不巧，此寶與你們無甚切要。他年大荒山送還竹葉，你二人同來，再行補送。」石生、李洪大喜拜謝。金、錢二人知道此寶乃稀世奇珍，關係重要，越發感謝。金蟬更想：「我已兩次蒙此老指點傳授，又賜我這等至寶奇珍，將來何以爲報？祇盼他早證天仙位業，或是能爲他效點力纔好。」正尋思間，看見少年目注自己，點頭微笑。不禁心中一動，想起二姊霞兒大荒山借寶以前，母親和自己說的話，立時乘機請問道：「弟子等七人，前聞大荒山仙景無邊，久欲觀光，祇爲修爲甚忙，仙山還在東極，中隔十萬里弱水流沙之險，

往返費時，又不知老前輩是否神遊在外，惟恐冒昧，不知何時可以拜見仙容？他年錢萊往送竹葉，弟子等也想同往拜謁，不知可否？」少年笑道：「你們七人俱都與我有緣，祇管同去。阿童是我舊友，能約上他更好。你們各自分看錦囊，照此行事吧。」

衆人領命，各把錦囊分別觀看。方在驚喜交集，忽然一片青熒熒的冷光透身而過，錦囊已經化去。少年笑道：「有此一片青靈火，足夠防護心神，便無竹葉靈符，也不妨事了。此符每用祇有三十六日靈效，你們自問定力，如能勝任，省下它不用最好。」石生、錢萊均料此符必非尋常，便生了心。少年便對錢萊道：「你師徒二人卻省不得呢。」隨說，雙目緊閉，似在想事。一會兒，睜開說道：「你們起身正是時候了，無須再聽駝子的話。」金蟬心念朱文安危，早就想走，祇爲枯竹老人道法高深，難得在此相遇，得他相助，萬無一失。又知性情古怪，不發命不敢說走。好容易盼到把話說完，又看罷錦囊，對方又把雙目閉上，心方着急，聞言大喜，隨同辭別。申屠宏因非同路，終恐金蟬師徒膽大貪功，有什閃失，忙又勸道：「尸毗老人魔法厲害，這裏有仙法禁制，不致被他發覺，也不忙此一時，稍爲商量再走如何？」李洪道：「大哥就是這樣小心太過，莫非枯竹老仙長還會讓我們幾個後輩喫那魔頭的虧麼？」說時，衆人爲示誠敬，不敢當面起飛，已將走出林外。正爭論間，忽聽身後少年笑道：「此子狡獪乃爾！申屠宏無須疑慮，照我所說行事，決無大險。峨眉傳聲之法，至多隻被魔法隔斷，外人絕聽不出。開始仍須分頭下手，始能迷亂他的心神，使其不能兼顧。一出我的禁地，速急隱身，分頭去吧。」申屠宏料知無礙，仍囑咐了金蟬幾句，方始分手，隱形飛起。

行時石生笑對干神蛛夫妻道：「我和你夫妻二位奉命策應，隨意行動，不似他們各有一定方向去處。本想隨同錢萊，由地底穿入魔宮，但我不擅長穿山地遁，須仗錢萊開路，萬一困在地底，豈不進退兩難？洪弟又要去與魔女相見，算來算去，祇有同你二位一路最好。這樣，我的竹葉靈符便可省下，留備他年之用，祇是私心重了一點。」干神蛛立時接口道：「這有何妨？內人雖然附形重生，仍然可以與我合爲一體，本就多出一片，我三人同行最好。萬一此符非用不可，我多出的那一片送你好了。」石生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不願損人利己。祇求攜帶同路，到了那裏，再相機行事。不能保全，也是無法。」

此時金蟬心急，已先飛走。錢萊原定與乃師一明一暗，由地底入魔宮。因前半還有不少路程，戀師心切，明知前途就要分手，依舊同行。金蟬見他對師忠誠，自更喜愛。師徒二人都是幼童，差不多的年紀，人均俊美，看去直和親兄弟一樣，親熱非常，誰也不捨分開。眼看飛近滇緬交界，遙望前面亂山雜沓，高矗排空，中有一條峻嶺，本身已經高

出天漢。嶺頭上更有一峰突起，宛如長劍卓立雲空，形勢奇險。峰的上半已被雲霧遮住，二人雖在空中飛行，竟會望不見頂。知道火雲嶺神劍峰已經在望，枯竹老人所指示的地方也早過去，二人祇得分手。

錢萊看過神駝乙休的仙示，知道師父此行危難必多，十分依戀，但是不能同往，於是恨極尸毗老人。他人又膽大機智，惟恐誤事，意欲趕到師父前面，先將敵人絆住，免與乃師爲難。分手之後，心想：「隱形神妙，更有六陽辟魔鎧，隱現由心，祇要此時穿山，便不致被敵人警覺。那片竹葉靈符也許保全，多此一件防身隱形之寶，豈不更妙？」念頭一轉，別時便和金蟬商量，將他送進地面，等到穿山入內，取出寶鎧穿上，便可免去用那靈符。否則來時忘了先穿寶鎧，乍一使用，必有寶光閃耀，難保不被敵人警覺。金蟬初收這好徒弟，自是鍾愛。心想：「全路均有靈符隱身，雖然稍過界限，必無妨害。」聞言笑諾，便將遁光按落。眼看錢萊穿入山石，方始前飛。錢萊剛穿入山腹之內，便將寶鎧取出，手掐靈訣，往上一抖，寶光閃處，全身便被碧光裹住。再試往前飛行，竟比平日地遁要快得多，幾乎能與石完天賦異稟的人並駕齊驅，好生歡喜。隨將寶光連身隱去，加急向前飛馳，箭一般穿行山石泥土之中，不覺已到神劍峰山腹之內。

尸毗老人法力雖高，畢竟明不敵暗，枯竹老人又算就路程遠近，先在數千里外佈就迷陣，驟出不意；他又驕狂自恃，以爲人在方圓五千里內，言動如同對面，便敵人諸長老前來，也瞞不過。萬沒料到幾個後生小輩，如此大膽，敢於深入虎穴。先又由魔鏡中看出朱文曾用法牌傳聲求救，斷定金蟬必由海外飛來。不知神駝乙休早已備悉因果，預有佈置，先示機宜。特命衆人按照所指途向、日期到達，故意趕前一日，到了途中，再行耽擱，這一天恰值尸毗老人每月一次的祭鍊魔法之期，剛巧錯過。金蟬急於赴援，偏不聽話，本來快要自投羅網，中途忽被枯竹老人接住。此事原在乙休算計之中，尸毗老人卻不知道，等到煉完魔法，想起金蟬和其他應援的人均應到達，至少也在途中。隨意行法觀察，忽見幾道峨眉派的遁光合在一起，刺空飛渡，途向卻又不對。老人心方奇怪，意欲占算來此入網的有無金蟬在內。心想：「如不自行投到，便親身趕去。」心念纔動，遁光忽然分成三起，相繼失蹤。再一占算，竟算不出他們的底細，彷彿來人不是朝神劍峰飛來，另有去處。以爲峨眉派門人衆多，也許路過。因爲斷定金蟬必來落網，也許在小南極有事，還未起身。反正來人祇要飛進五千里內，立可查知。恰值魔女來見，父女閒談，一時疏忽，就此忽略過去。過了些時，老人忽然想起：「先前御遁飛行的人爲數頗多，至少也有六七個。就說空中路過，不來本山，怎會中途不見，所經之處，又是一片城鎮的上空，是何隱身法，如此神妙，連蹤跡均難查知？」越想越疑，暗忖：「對方諸長老多非弱者，妙一真人夫婦、玄真子更是道法高強，自己將他子女門人擒來，豈肯甘休？這

等強敵當前，如何託大？莫要中了他的道兒。峨眉派的隱形法出名神妙，至多隻能查聽出一點破空之聲。以自己多年威望，休說被他將人救走，祇被深入魔宮，也是丟人。」

想到這裏，立動盛氣，竟不惜損耗元氣，一口真氣噴向所煉寶鏡之上。仔細一看，齊靈雲、孫南這一對少年男女，在太乙青靈旗門之內，已各運用玄功入定，一任主持行法的門人施展魔法環攻，毫不爲動。因對這兩人無甚惡感，還不怎樣。再看下餘被困的人，祇餘媧門人毛成、褚玲二人本是夫妻，易受搖動，成了連理。靈嶠男女諸仙共十六人，祇有丁嫦之徒趙蕙和赤杖仙童阮糾之徒尹松雲，二人本是情侶，先爲魔法所迷，幾乎敗道。眼看不能自持，快要入網，忽又警覺，雖與欲界六魔強抗，備受苦難，仍能支持。當初禍首，一個陳文璣明明已下山，竟不知隱藏何處，無法尋蹤。宮琳雖被擒來，分明是一個最重情感的人，似乎受了高明指教，預知有此一難，更有異寶防護心靈，連法力也未失效，一任魔火、金刀環攻，老是心光湛湛，分毫奈何不得。內中雖有幾個功力稍次的，都能忍苦強支，並無大害。最可氣的是朱文，頭懸寶鏡，身有朱環、仙衣，休說魔火、金刀不能近身，那諸天五淫、欲界六魔連現諸般幻象，也都視若無睹。他自覺此舉曾用不少心力，事前並用魔法隱蔽，不令對方師長預先警覺，哪知仍是無用。萬一滿了時限，全都脫了困出去，自己向不食言，這等大舉，連此未學後輩，一個也奈何不得，豈非奇恥？

尸毗老人方在急怒，忽然覺出破空之聲，似往魔宮這面飛來，但一任行法施爲，人影依然不見。知道來人必有至寶隱形，不肯服輸，有意上門來拼。對頭並還故示大方，意存輕視，自己不來，祇令門人出動。越想越有氣，不由大怒，把心一橫，一面查聽飛行之聲，一面準備破那隱形之法。祇等將人擒到，便將大小諸天阿修羅法，連同所煉的陰陽神魔，一齊發難，決不輕放一人逃走。他這裏妄動無明之火，祇顧注意那聲音來路，不知那竹葉靈符祇要落地不動，便現身形，無須破法；一經飛遁，身形立隱。這類上清太乙青靈神符，恰是對頭，並非魔法所能破解。另外幾個敵人，一是具有穿山遁地之長，已經深入根本重地，就要去往魔牢擾鬧；下餘諸人，也都得有高人指點傳授，分路來投，不等到達，自現身形。所以一個也查看不出，卻聽飛行之聲越來越近。此時魔宮爲防敵人師長親自來援，自半山入口以上，全都設有禁制，外觀一片雲霧籠罩全宮，內裏埋伏重重。因聽飛行之聲甚急，來人功力頗高，恐他知難而退，特意開放禁網，縱其入內。剛一施爲，破空之聲已經到達峰頂，未容放出魔光去破隱形，來人已先現身。原來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美少年，星眸秀眉，面如冠玉，仙風道骨，俊美無倫。老人本來極愛俊美幼童，一見來人竟有最好根器，如能強行收到門下，豈非快事，口角微露笑容，未及開口。

金蟬來時早有準備，一見落處乃是大片園林宮殿，到處珠光寶氣，霞彩輝煌，琪花瑤草，美景無邊，但一心想尋朱文下落，無心觀看。剛由一片高大花林之中飛將出去，瞥見殿前白玉平臺玉榻之上，坐定一個白髮銀髯，手持白玉拂塵，身材高大的紅衣老人，身旁分列着七八個美貌宮裝的侍女，面前懸着一團黃光，估計便是尸毗老人。祇見他見人飛到，面帶笑容，似要開口。金蟬情急太甚，頓犯童心，不問青紅皁白，開口便喝問道：「你便是尸毗老魔頭麼？你將我兩個姊姊和師兄困在何處？快些說來，免我動手！」老人戒條最恨呼名冒犯，因見金蟬天真稚氣，反倒消了怒意，喝道：「無知孺子，憑你這點微末道行，也敢孤身來此捋虎鬚麼？我不值與你動手，你既敢前來，當有幾分定力。朱文賤婢本是你的情侶，想要見她不難，我送你往天慾宮五淫臺上，結一對小夫婦，永在我的門下如何？」金蟬因想聽他說出朱文下落，本在強忍忿恨。及至聽到喝罵「朱文賤婢」，已經有氣，再聽到末兩句，不由怒火上衝，大喝：「放屁！我今天與你拼了！」

金蟬本極膽大，近來暫充七矮之首，以爲身是衆人表率，遇事持重，其實並非本性如此。這時救人情急，哪還顧甚厲害。又見對方毫無防備，竟想冷不防施展全力，與之一拼，萬一能勝，豈不是好？把來前李洪所說魔法厲害情景，忘了一個乾淨。口中喝罵，兩手施爲，除玉虎因受枯竹老人指教不曾使用外，舉凡太乙神雷、七修劍、修羅刀等所有法寶、飛劍，全數發將出去，一時電掣雷轟，聲勢猛惡已極。滿擬敵人近在咫尺，這等猛烈神速之勢，怎麼也不及防備，多少總受點傷。哪知他這裏剛一發動，猛瞥見黃光也一閃，臺前立涌起百丈黃雲，霹靂聲中，耳聽老人厲聲喝道：「大膽小狗，竟敢如此無理！且讓你往我魔陣之中見識見識。」同時所有法寶、太乙神雷全被黃光擋住，連那玉石平臺也未傷毀。祇修羅刀二十六道寒碧精光衝入黃光雲層之中。微聞老人「咦」了一聲，跟着便覺飛刀有了吸力。金蟬惟恐有失，忙照姨姆所傳，運用真氣奮力回收，居然收轉。就這樣，收時也頗喫力，似由敵人手裏強行奪回，心中大驚。猛覺眼前一花，黃光忽似匹練升起，懸向空中，又寬又長，敵人又在光中現身。另一平臺上飛起幾個魔女，內有二女似已受傷，被同伴護住，縱起一片遁光往左側宮殿中飛去，知爲修羅刀所傷。金蟬方想：「這些魔女決非好人，何不順便殺她兩個出氣？」揚手一雷還未發出，倏地一片黃雲已當頭罩下。知是老人所煉魔光，一經上身，法力便失靈效。忙掐靈訣，把頭一搖，金冠上所插竹葉靈符，立發出一片青熒熒的冷光，一閃即隱。老人怒道：「怪不得小狗敢於無禮，原來求得大荒山老怪物的靈符而來。今日你已落網，看你此符保得幾時？我先給你喫點苦頭，再送你與情人相會。」說罷，將手中拂塵往外一揮，立有大片千萬點金碧火花暴雨一般打到。這時金蟬看出魔法厲害，自己的法寶、飛劍已經連成一片，將身保住，祇把神雷往外亂打。哪知打在敵人身前，儘管紛紛爆炸，敵人言笑自如，並無

用處，連黃光也未震散分毫。方在着慌，無計可施，那金碧光已似傾盆暴雨，當頭罩下，身外寶光竟受震動，上下四外的壓力立時重如山嶽。心想：「老魔頭這等厲害，自身難保，如何救人？」金蟬正在惶急萬分，忽聽金鐘亂響，盪漾雲空，遠遠傳來。祇見尸毗老人兩道壽眉倏地倒豎，鬚髮皆張，頓現暴怒之容。同時瞥見一幢寒碧精光電馳飛來，看出是愛徒錢萊誘敵以後，發現自己被困，竟不顧死活，仗着乃父不夜城主錢康的兩件法寶，來此拼命。忙用傳聲急呼：「徒兒，不可前來！快照枯竹老仙之言行事。」因錢萊不能用傳聲回話，不知他是何用意。話未說完，老人拂塵一揮，大片金碧火花已朝錢萊飛去，自己身上當時一輕。眼看火星到處，碧光一閃，錢萊不見。金鐘撞得更急，同時遠遠天空中又有佛光閃動。耳聽李洪大喝道：「尸毗老人，別來無恙？你道高德重，修煉千餘年，何苦與我們後輩爲難作對？」接着又聽錢萊在另一面大喝道：「小師叔，和這樣不懂人事的老魔鬼有甚理講？他要敢動各位師長一根毫毛，弟子不把他魔宮震成粉碎，不是人類。」隨說，人已現身。尸毗老人素極自負，幾曾受過這等侮辱。這兩人又是一東一西，錢萊一現，佛光立隱；另一面金鐘連響，又在報警，當時急怒交加，如換別的妖人，受人暗算，根本動搖，決無暇再尋敵人晦氣。尸毗老人天性剛愎，恃強好勝，法力也是真高，怒火攻心之下，轉不似先前初聞警報那樣暴烈。祇冷笑了一聲，先揚手一指，空中立被黃雲佈滿，將整座神劍峰一齊罩住。同時手掐靈訣，朝後一揚。

金蟬見李洪已先得手遁走，並用傳聲說：「老人收煉陰陽神魔的根本重地已被攻開，將那封禁多年最難制服的幾個魔頭放了出來。」又見錢萊現身誘敵，口出惡言，心雖痛快，但知敵人難惹，必有反應，正在代他擔心。錢萊忽又無蹤，老人也一閃不見。金蟬方想如何去尋被困的人，眼前倏地一暗，忙縱遁光往前衝去。晃眼由暗轉明，面前現出大片金紅光華，已被敵人倒轉魔法，引入天慾宮血焰金刀魔火之中。金鐘依然響個不住。緊跟着便衝破五淫法臺，救出朱文，見面驚喜。不多一會兒，又被困入暗影之中。要知錢萊、李洪大鬧魔宮，以及被困諸仙凶吉如何，請看下文分解。